

表演与诚实

□米川

自2023年AI写作全面爆炸式增长以来，学术圈写作变得“魔幻”，几乎集体沦陷式地跌入一种无法自拔的“表演式生存”：一方面狂欢地使用AI润色、写综述、搭框架，另一方面又偷偷点击付费链接降低“AI率”，“洗白”AI味，着力彰显人类的不同。这场几乎整个学术圈参与的“掩耳盗铃”式荒诞剧，其欲拒还迎的表演连“楞次定律”都自愧不如。

在平行的学术场景，为了所谓的学术纯洁性，人类发起了保卫战，尤其是不少学术期刊，纷纷推出“规范AI使用政策”，宣称“不接受任何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。论文所有作者须为对研究做出实质性智力贡献的自然人”，不遗余力地要构筑“AI学术写作的防火墙”。但讽刺的是，北大最新实证表明，虽然70%期刊制定了AI使用政策，但有政策和没政策的差别为零。这意味着政策几乎形同虚设，AI写作全面失控，学术期刊的治理策略已彻底滞后于时代的脉动。

这种现象的背后渗透的是人类学术写作的“手工皂”情结，是现代人对“纯手工”的执念，仿佛唯有纯手工的文字才配得上“学术圣洁”。但这不过是现代版的“皇帝新装”：明明AI已成为科研助手，却要刻意抹去其痕迹；明明人机协作效率倍增，却要伪装成独自成事。当人们睥睨文章“AI味”时，其心结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习性和弱不禁风的价值尊严。所谓维护学术写作纯洁，不过是死要面子的人类所表现的最后倔强。

所幸的是，对待AI学术研究和写作不是铁板一块。当体制内学者还在为“AI率”焦虑、钻研“洗白”技巧时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者早已与GPT-4并肩作战，将成果登上《自然》《科学》；斯坦福大学宣布将于2025年举办史无前例的学术会议“Agents 4 Science 2025”，其投

稿要求AI被列为论文唯一第一作者，国内华东师范大学紧随其后发布了和AI共写、共同署名的征文活动。两相对比，体制内的“表演式科研”尽显可悲：我们在规则的桎梏中内卷伪装，而真正的前沿早已用诚实的协作推动世界前行。这种自我设限的表演，正在让学术圈沦为孤岛，与“人机共舞”的时代潮流渐行渐远。

学术写作的尊严和价值本质从来不在于是否“纯手工”还是“AI赋能”，而在于对真理的追求与思想的深度。从纠结的写作“魔幻”中走出来，径直之路就是告别“手工皂”情结和表演式生存，回归诚实：首先是拥抱“结果负责”的诚实准则。学术评价不应追问“是否使用AI”，而应拷问“是否为结果负责”，让诚实者无需伪装；其次要建立透明的人机协作规范，推行AI使用分级披露制度：明确标注哪些内容由AI生成、哪些经人工修改、使用何种工具与参数，让每一份协作都光明正大。此外，学者要自觉地实现角色转型，未来的核心学术竞争力必定在于人机共创能力。

纵观人类技术文明史，技术从来就是人类进步的核心引擎和创造力的催化剂。AI不会扼杀人类的创造力，技术进步与人类创造力之间是正向互动关系。诚实是学术精神的底色。真正的学术防火墙不是用来防范技术，而是应抵御愚蠢、懒惰与虚伪，当研究者坦荡披露AI协作，当评价体系包容诚实的创新，学术圈才能走出表演的困局，重拾思想的尊严与进步的力量。

技术时代，人类文明正从“自然人类文明”转向“技术类人文明”。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理应是“人机共轭”的和光同尘。面对AI的不断成长，人类正在失去对自身的定义权，人类将迈入不断被重新定义的时代。唐娜·哈拉维(Donna Haraway)说：“我们已成为赛博格，这是我们的命运，也是我们的希望。”岂虚言哉！